

拾回幸福的 的瞬間

徐焯賢 × 江澄



目錄

給走在下坡路上的人的情書	ii
飄向遠方的思念	001
給我一杯咖啡的時間	031
兩個男人的偽觀星札記	067
哪款甜品最好吃？	099
短暫的旅程	113
On Your Mark	129

《拾回幸福的瞬間》創作筆記	249
你摔倒了我們的回憶	237
我感激那年秋天	209
緣分的金句	179
幸福城堡	155

緣分的金句

我寫過不少愛情小說、散文，甚或金句。
但我一直沒有做過任何浪漫的事，不如我們來玩一個遊戲。



「歡迎大家來到這場『幸福歸來吧』分享會，今天我們請來兩位大師，一位是已第三度重演的大熱舞台劇《我摔倒了我的幸福》的編劇游子衡老師，另一位是神龍見首不見尾的愛情散文作家江上弦老師。兩位老師，你們好！」

司儀說完後，江上弦聳聳肩，有點不近人情地說：「主持人，你好！什麼神龍不神龍，我只是個過氣的作家，如果你們不邀請我，台下的觀眾應該都忘記了我吧！」

這是位於大學裡的演講廳，或許是算出席率算分數之故，今天演講廳擠滿了學生，人人都翻下椅子旁的木板，放上筆記簿，很認真聆聽的模樣。

司儀是個二十開外的女子，留了一把很長很長的秀髮，眼睛挺大，不過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應該是她的鼻子，鼻梁很長，鼻頭有肉，如果相信命理卜算的話，或許能稱為旺夫相吧。

江上弦看著她，心裡就有點氣，這個她看過多少本自己的書呢？還有那個編劇，長得挺英俊，如果不說，還以為是男主角。這種人如此得天獨厚，為什麼還要什麼事都加一腿，還嫌這個寫作界不夠明星化嗎？

如果不是編輯說這有助他的曝光率，可以挽救他近來跌書的頹勢，他才不會來這種場合。作家賣的是文字，不是長相和口才。他不是什麼才子，他只想用自己的作品去打動人。

「江老師真會說笑，你的大作我每本都翻過多次。我最喜歡的金句是『真正的分手是，驀然一天，你想起你許久沒見某人了，而且你也不知道還會不會再見到他。若有這種感覺，你跟他才是真正分開了。』相信大家曾經被江老師的金句打動。」司儀琅琅地說著。

江上弦暗想她顯然是有備而來，就住口不再說下去。他記得她姓曾，好像叫雅妍。「說起江老師的書，游老師好像帶了一本來，你能說說為什麼要帶這本書呢？」曾雅妍的話把他從胡思亂想中帶了回來。

——他有我的書？

江上弦看著游子衡從身後拿出一本不算太大、封面橙橙黃黃走暖色系的圖書。他一眼就認得出這本書，是他在二〇〇四年出版的愛情散文集——《分後的六十二個星期》。

書名是他當時的編輯構想的，不是現在那位。他問過她為什麼不是用五十二個星期，或一年，她的答案是五十二個星期或一年這麼工整，誰都不會在意，但你寫六十二個星期，讀者就會好奇，多了的十個星期是什麼一回事。只要引起他們的興趣，拿起書看一看，就是成功的一半。不過你要想好為什麼不是五十二個星期，總不成回答讀者時，說是為了營銷。

江上弦當時含糊地說了一句「鬼靈精」，就接納了她的意見。他也想好了答案，可是從來沒有讀者問過他。十多年前的事，他已經不大記得當時預備的答案是什麼。

曾雅妍掩著嘴，驚訝地說：「哪有這麼巧合，我剛剛唸的金句就是出自這本書，這本書真有魔力，竟然把我們三人拉在一起。」

——什麼拉在一起？拉我們在一起的是這場座談會。而且他手上的書這麼殘舊，好像被人翻揭了千次，他不像會看愛情散文的人啊，說不定是昨天才從舊書攤買回來的。

「其實，」游子衡尷尬地說，「這本書不是我的。」

——果然被我猜對了。

江上弦這樣想著，卻發現有點兒不妥當，這本書的封面沒有印上「第二版」、「第三版」或更後版數的字樣，應該是第一版。坊間的舊書攤他都逛過，老闆都知道只要是這本書的第一版，他都會買下來，必定替他留住。

老媽曾經笑罵過他，這本書賺的版稅都不夠他買回這些書。老媽應該不大知道，到了後來，老闆都是把書送給他，而不收他的錢。當然他會順道買兩三本想看的書。如果買不下手，或當天沒有心情，就在附近的麵包店買幾個新鮮出爐的蛋撻。

「看來講座才開始，大家就有耳福，能聽到游老師的一段往事。」曾雅妍的話像有魔力般，把游子衡的話提升到另一個境界。

游子衡淺淺一笑，說：「這本書是從美國運回來的，是我一位友人的藏書。」

——美國？藏書？

「她當年去美國留學，在機場裡買了這本書。她一直把它帶在身旁，熟讀內裡的金句。她要回港發展，把需要的東西都寄回來，我昨天替她開箱的時候，發現這本書，就問她借來。」

「游老師說得這麼甜蜜，看來這位友人不是普通朋友吧！」

「是我的未婚妻。」

台下以學生為主的觀眾立時傳來一陣哄動。

——怎麼？這是分享會，不是讓你來秀恩愛。

江上弦的臉上卻一直如常，沒有流露出討厭之色。

「找游老師參加這場幸福分享會，確實是明智之舉。書從香港出發，到了美國那麼遠的地方，竟然最終又回來，實在是又不可思議，又很幸福的事。」

江上弦應道：「是幸運吧！」

「幸福總帶點幸運吧！」曾雅妍又說，「江老師，不如我們先說說這本書，我一直很好奇為什麼書名是六十二個星期呢？」

江上弦一呆，想不到這小妮子竟然會由這個問題開始。他真的不記得當時是怎樣回答編輯，只好說：「作者是不應該把書的一切全然相告，就正如今天的題目——『幸福歸來吧』。如果我們把所有幸福的竅門相告，大家都只會著眼我們說的那一面去做，幸福應該就不會歸來，更會變成不幸啊！」

——知道所有幸福的竅門後，幸福就會變成不幸。

這金句挺不錯，當他以為台下觀眾會被這金句感動的時候，學生竟然沒有反應。他發現有些學生低著頭玩手机，完全沒有留心他的話。他知道他不應該對現在的學生寄予厚望，也不應該懷緬過去。現在市道不同，大家的要求都不同了。他曾經大行其道的金句已經漸漸被人遺忘，這些金句曾經印在紙鎮上，成為互相饋贈的禮物，但當下人人用電腦，雖然用紙量沒有怎樣減少，但現在送紙鎮不如送手機殼或充電器吧！

「你們是否覺得我的金句有點兒老套呢？」江上弦語氣忽然變得有點沉重。

曾雅妍臉色頓時一沉，似乎預感到江上弦下一步就是要責罵學生，不能夠這樣子，她正想出言阻止，卻發現游子衡一副得意的樣子，像早預料此事會發生。

其實曾雅妍、江上弦都不知道游子衡昨天本來忙著，是他的未婚妻突然叫他到客廳，遞了這本《分後的六十二個星期》給他。

他一看到作者名，即說：「江上弦是明天跟我一起做講座的嘉賓。你是從哪裡找到它呢？這本書的第一版曾經被炒過千元，是很罕有的。」

未婚妻一臉茫然地看著他，顯然不知道它的價值。

他翻開了版權頁，立即大叫了一聲，說：「真的是第一版。你果然是先知。」

「什麼先不知，我當年是在機場買了這本書，然後帶去美國，它跟了我這麼多年，我已經不看了。如果江老師喜歡，就送給他。」

「送他自己的書給他？」

「很多作者雖然有收藏自己著作的習慣，不過日子久了，有時候把書借走或送出去，就會不齊全。你送給他，他一定喜歡。」

「六十二個星期？你買書的時候我們剛好分開了一年有多嗎？不對，你去美國是大三那個學年，我們……」

「別胡亂代入，總言之，你把這本書送給他。」

游子衡沒有再說下去，他知道未婚妻不想再在這話題繞圈子，而且這個世界上就只有他倆知道，未婚妻偶爾會看到未來發生的事，說不定這次又是她的預知能力提示她。

「我的金句確實老套、過時，但所有都是有經歷，有血有肉的。你們定是以為作家

的創作都是虛構的，並不是，不要看我是個伯伯，我也有過浪漫的時候，就像這本書，《分後的六十二個星期》其實與一個緣分遊戲有關。這遊戲不比你們現在的手機遊戲遜色。」江上弦一口氣說了這麼多話。

曾雅妍托著下巴，露出嚮往的神情，「原來連江老師也有往事跟我們分享，不枉我哀求教授讓我擔任這次司儀。」

——哀求？世侄女，你不會說得太誇張吧？

江上弦心裡想著，口中卻悠然道出一件往事，一件比游子衡剛才說的更峰迴路轉的往事。



「老師，真的，你再不交稿，就趕不及書展。公司的生意少了，我就會被炒。」
「你多給我一個星期。」

「如果有什麼難題，你不妨說出來，我們一起研究。」

「放心吧，一定會交到。你問問你的上司，即是我以前的編輯，我什麼時候讓他難做呢？」

「那麼我就再多等一個星期。」

江上弦說完之後，就掛斷了線，呆呆地躺在沙發上。其實明眼人都意識到他近來江郎才盡，八百字左右的短文，他磨蹭大半天也只寫得一半。一本八萬字左右的散文，三分二舊稿，三分一全新，他花了很多天，也只是完成數篇稿件，還有至少二十篇要寫。

——早知道就全部用舊稿，為什麼當日要答應她呢？

江上弦知道大家都覺得他是「說得出做得到」的硬錚錚漢子，現在才說全用舊稿，跟他一直以來的處事風格很不相同，他不可以讓這種事發生。而且他也不想被看輕，特別是那個新來的編輯。一個二十來歲的大學畢業生、社會新鮮人，一進公司就負責自己的作品，想起來就生氣。

但他的舊編輯，即剛升做高級編輯的小蔡卻說：「我過時了，要交給新一代的人負責，這樣才能保持你作品的活力。而且你可以把過去經驗教給新人，讓她成長，多點出色的編輯，這個行業才能壯大。」

——我是作家，為什麼要教育新人呢？

他本來想這樣說，但見小蔡一臉難色，就知道他也不好過。

「我們到會議室見見她。」小蔡站了起來。

江上弦只好跟著他。會議室的門打開，一名短髮女子立即站了起來，說：「江老師，你好，久仰大名，我很喜歡你的作品，特別是那本《你的往事就是我的記憶》，當中那句『極致的虛情假意揭穿了通常都有一點真心。不多，只有一點，再多，就騙不下去了』，真的很貼近我們年輕人的心態。」

——年輕人？是什麼心態？

江上弦呆若木雞，沒有什麼表情。

小蔡即說：「我知道你見到偶像是多麼的雀躍，但你忘記了介紹自己。」

短髮女子立時吐吐舌頭，遞上名片：「對不起。竟然忘記了這麼重要的事，不過老師可以放心，我做書時不會這麼大意。糟了，我又忘記介紹自己，我叫陳晦。」

——陳晦？很少人用晦字入名，他父母真的知道這個字的意思嗎？

「你倆要好好合作，期待你的新書。」小蔡說完，功成身退，留下江上弦和陳晦二

人在會議室內。

這間會議室頗狹小，一張圓桌和兩張椅子就佔去了九成的空間。江上弦不大喜歡這房間，很局促，談起話來很不舒服。如果不是小蔡說要轉編輯，他才不想前來受罪。

陳晦打開桌面上的大文件夾，赫然是江上弦過去一年的專欄剪報。三個專欄，分別刊於兩份報章、一份雜誌之內。

「老師，請看看有沒有遺漏。」

江上弦隨意翻了翻，目光根本沒有放在文件夾內，這些專欄都是他寫的，他比誰都清楚自己的文字。他只在看陳晦，這個年紀，真的知道怎樣做編輯嗎？

「很齊全。」

「那就好了，老師。」

左一句「老師」，右一句「老師」，江上弦感到極不自在。

「其實這是我的小小提議，本來一直的做法是把老師的專欄結集，不過我發現這批專欄闊度太深了。」

——什麼闊度太深，闊度不該以深來形容吧？